

DANGFU



荡妇

朱玉琪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荡妇

朱玉琪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 丁兴泉(特约) 陈云生

封面设计 陆 强

荡 妇

朱玉琪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淳安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0 插页2 字数207000 印数00301—71030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39-0077-4/I·76 定 价: 2.35元



朱玉琪,男,1944年6月生,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会员。1979年开始发表小说,有中篇小说集《黑色忏悔录》、《迪斯科公主之恋》,短篇小说集《失踪的人》等,并在上海、湖南、内蒙、广州、福建等省市获各种文学奖。作品多次被搬上舞台和银幕。

内 容 提 要

小说通过一个正直、善良的产妇宋丹由于婴儿被调换成混血儿，以及随之她的家庭、爱情、事业、生活即刻破裂的惨痛故事，描述了当前社会上的某些世俗陋习和一群小市民的生态与心态，揭示了中国固有的封建意识跟西方腐朽的资产阶级观念所酿成的一场灾难。

第一章

或许，这也是一种灾难。

玲玲提着裤子心慌意乱地挨家串户，用几乎哭出来的声音哀求：“阿姨，哪儿有女厕所？”

“女厕所？前面不远了。”

回答总是那么冷酷、那么无情、那么无法接近。要是稍为有一点点笑褶，玲玲肯定会进一步恳求：“行行好，让我……上一上马桶吧，我急得快……快要尿裤子了。”

然而，她终于没有说出这一句话。她只是没命地朝前迅

走，甚至不顾一切地小跑了。她知道自己不能奔跑，肚子里的宝贝快要临盆了，倘若一不小心，绊了一跤，摔下去可不得了啊！不过，她实在熬不住，小肚子里面的膀胱似乎膨胀到了极限值，随时都可能爆裂。可是，哪儿有公共厕所啊？

她依稀记得刚才走过的马路都很熟稔，应该有建造得非常漂亮的“三合一”式公共厕所，有的厕所平顶上还摆有一盆盆开得热烈的鸡冠花、凤仙花和太阳花。但是，今天怎么都消失得无踪无影呢？

她又怨又急又恨，穿过一条长长的马路又迎来一条狭狭的小道，奔完一条狭狭的小道又看见一条暗暗的陋巷。喂，这陋巷黑咕隆冬，一面靠着自己……对，自己车间后面的那堵高围墙。记得围墙不远处有一个男人小便池，实在熬不住，就躲到那儿去救救急吧！

她揩了揩额上和鼻尖上的汗，突然发现自己十只手指上都戴着金光闪闪的嵌宝戒指。她大吃一惊：怎么会都戴上呢？要死要死！她想把它们捋下来，然而一点力气都没有，力气全集中到了下面……

终于，她找到了那个小便池，裤子裆里似乎已经湿了一大片。她本来还想观察一番，以吃准小便池围墙里面有没有男人在方便，但紧急的情况使她无法再犹豫，她一个箭步窜了进去，拉下裤子就运气。怪了，怎么一滴尿都流不下来，小肚子却越来越痛、越来越痛。

突然，她肝胆俱裂地看见三四个彪形大汉走进小便池。她来不及躲避，赶紧拉着裤子。但是这些彪形大汉们一齐发喊：“喔唷！一个女人躲在这儿。来，拉起她。”

“你们要干什么？”玲玲杀猪似地哭喊。

“干什么，陪我们睡觉。”男人铁钳般的大手，立刻将她像小鸡一般提起来，还没有拉上的裤子一下子脱到脚跟。

她在充满野性的轻薄的狂笑中挣扎。

大汉们摸着她的最敏感部位，说：“别扭扭捏捏的，你既肯让外国人玩弄，就不愿跟中国人睡觉？告诉你，你的丈夫阿根已经知道了这些事，是他要我们来惩罚你的！”

什么，阿根也知道了？玲玲倏地瘫痪下来，好像整个厕所跟她一起陷落在地壳的深处。然而，女人的本能促使她作最后的诡辩：“不！我没有跟外国人……不，不，不！”

话音未落，玲玲猛地感到一种钻心裂骨的疼痛，随即，下身一阵火烫火燎地难受……

只听见那些欲施非礼的彪形大汉们一齐惊叫起来：“不好了，她生孩子了！看，果然是一个……哈哈哈哈哈，外国杂种。”

玲玲顾不得羞赧，俯首望去，啊哟，当真是一个碧眼金发的外国婴儿！她顿时昏厥了过去。在她的理智还有一丝游动时，她依稀听到旁人不堪入耳的哄笑声。

“哼，下贱货！”

“你看看，长得不难看，想不到是一个不知廉耻的荡妇！”

“伤风败俗……看她怎么做人！”

污血满地。新生儿挥动着小手臂，烦躁地啼哭……

她绝望地呻吟着，想撑起身子，抛却这个令人诅咒的婴儿，逃离这种无地自容的困境。可惜，她丝毫也不能动弹，

四肢似乎被冰凉、滑腻的绳索严严实实地捆绑着。她奇怪绳索怎么会这般滑腻和冰凉？恍惚中，那绳索顿时变成了两条花白相间的巨蟒，紧紧地缠住她，那闪闪发光的网鳞、那丑恶凶狠的小眼睛、那火红细长的舌信……正厮磨在她的云鬓旁边。

她狂叫一声，睁开眼睛，原来是南柯一梦！她仍旧躺在产院的待产室里，屁股下面的床褥显然已经濡湿了一大片，冷冷的，让人难受。她想：我怎么会梦见这种事呢？莫非……

两天以前的一个夜晚，玲玲由奶奶韩老太陪同，去找在产院当护士长的杨英妮。一见面，过去的恩情就使彼此之间的感情一下子粘合在一起了。

韩老太拉住杨英妮的手，深情地问：“哟！妮呀，怎么不来看看我？多年不见，你瘦了，老了，哟哟，头发都花白了。”

杨英妮忙不迭地端凳沏茶，嘴里一迭声地埋怨自己：“是啊是啊，我懒得动，简直像半个死人。产院里的工作太忙了，人手又少，我一回家来就只想躺下来，一躺下来就不想动弹。韩妈，您的身体还硬朗吧？”

“七十八了，快爬进棺材了，说说伤心。”

杨英妮扶住韩老太坐下，也招呼玲玲坐下，说：“想当初您在我家帮佣时脚步多轻快，里里外外一把手。”

“妮啊，现在剩下一张嘴了，惹人嫌哪！”

“谁嫌您，您就住到我这儿来！您对我的大恩大德，我永世难忘。我们是一家人呀！”

“就因为想到这一层，我才老着脸皮来求你哪！”

“什么事，您说一句不就是了？”

“喏，就为她烦心哩！”韩老太朝腆着大肚子的玲玲望了一眼，“玲玲快临产了，我想拜托你照应照应。”

“这还用说？甭，多年不见，玲玲这么大了。几岁啦？”

“唉，才二十四，就……”韩老太不好意思地说，“不符合政府晚婚晚什么的……对，晚育的规定，所以……”

玲玲很乖巧，趁机左一个姨妈右一个姨妈，叫得杨英妮一口答应。

杨英妮说：“这样吧，明天就让玲玲住进医院，手续我代你们办。如果有人问，你们就说二十五周岁，符合规定。”

看来，一切都一帆风顺。然而，这残酷的梦幻，难道是无情现实的折射？

玲玲没有拉响床边铃，去请值夜班的护士来更换床单，只是怔怔地凝视着高悬在窗前的一弯霜月。她脸色灰白，牙齿打战，浑身冒冷汗，嘴巴不由自主地响起游丝一般的抽泣声，一股又咸又涩的液体从眼眶里涌出，渗湿了枕巾。她痛苦、徬徨、忐忑不安，只能在深夜，在万籁俱寂的月光下，才敢像动物般地低泣几声。

这几声低泣实在是她极端迷惘中的呐喊。

玲玲今年才二十四岁，长得并不怎么样，高挑而细长的身材稍嫌单薄，眼皮是单叶的，自然缺乏古人常形容的剪水

秋瞳，但皮肤皙白细嫩，五官也伶俐，颇予人玉质晶莹之感，尤其是她那红润的薄唇，常常含有宜嗔宜喜的热情。

父母都在内地工作，当玲玲还处于襁褓之中时，就由母亲送到奶奶温暖的怀抱里。她从小不但精明能干，而且个性极强，听不得半句有损她自尊心的话儿，也许这正是特殊的生活赋予她的特殊心态。为此，韩老太一直担心着，说她长大以后，若嫁给剽悍精壮的小伙子，包不定屋梁也会吵坍下来。所以，聪明的玲玲暗暗地接受这一忠告，决心挑一个老实巴交的如意郎君，免得两虎相争必有一伤。

如意郎君并不难找，爱神似乎早就安排了一支金矢。他就是隔壁的邻居董阿根。

阿根今年二十九岁，初中生，长得也不难看，颀长、匀称，有一股青春的朝气，一双大眼睛放射出和善而腼腆的光华。他从小生性忠厚老实，讲起话来从不朝人家直视；走路来，也总爱靠墙边悄悄地通过。他命运多舛，家道贫困，幼年时母亲背世，后娘的面孔比烧焦的锅底还黑，迫使他备受煎熬。自从十五年以前，他被分配到房管所中修队当上一名受人差遣和摆布的小杂工之后，他那沉郁的性格上，又加了一层卑谦的色块。他学不会建筑工人特有的粗犷、直露的语言、不修边幅的举止和豪放不羁的气质，只会裹紧身上的工作服，勤勤恳恳、毫无怨言地给泥水匠们添砖加料。休息时，便和身倒在向阳的屋面角落里，默默地出神地望着变幻的云彩，祈祷上苍能赐给他一个馨香温暖与和谐的小家庭。

生活果然没有嫌弃这位敦厚的年轻人。一个偶尔的机会，使阿根和玲玲都不约而同地想及了爱情。

那是一个三九严寒的清晨，天朦朦亮，西北风尖厉地呼啸着，弄堂口洋铁皮水落管被朔风吹刮得“匡唧”“匡唧”地乱响。玲玲正缩在业已冰凉的被窝里想心事，突然被弄堂里“切察切察”的洗汰声音吵得心绪不宁。谁？要冲军杀头去啦？她探出半个身子，撩开床边的小窗帘朝外张望，原来是阿根弓着腰，挥舞着冻得像两根胡萝卜的膀子，在滴水成冰的寒风中起劲地洗床单。他的脚跟旁，一排溜地摆着大大小小的面盆和脚桶，里面的衣服、被褥、床单堆得像一座座小山，不用说，这些都是他后娘的恩典。

玲玲忍不住披起棉袄，推开小窗，居高临下地同他攀谈：“喂，阿根，这么早就汰东西，吵得人家不能睡觉。”

“呵，呵，对不住！不早不行啊！这些东西少说也得洗三四个小时哩！”阿根仰起红扑扑的脸蛋，和颜悦色地回答。

说也怪，平素四目相对时，平淡无味，今天视线交叉竟会爆发出爱的火花。的确，男女之间的爱，往往会在无意之中发生，微妙得只能意会，不能言传；有意识从相处长久的人们中间找寻自己的伴侣，只能得到理智的结合，而偶尔的一瞥，却可以使人发现永久的归宿。

玲玲同情阿根，同时也深爱他的勤劳质朴。她歪歪嘴，意思指他的后娘，说：“还没起床？”

阿根朝四周巡视一下，走拢几步，用手兜成一个喇叭，小声地说：“通宵‘麻将’，才睡下。”

“哼，她享福，你吃苦！别洗。”她撻掇着。

“不洗，肯定一顿臭骂，何苦呢？年青人的力气用不

完，现在吃些苦，没什么。玲玲，真的没什么。”

“你呀，太老实了！俗语说，马善被人骑，人善受人欺。”

“唉！”阿根复又弓下身子，用力搓刷起被单来。

玲玲定定地凝视着这位全弄堂出名的老实人，不禁感慨万千。那哗哗的水流声、沉闷而有力的搓刷声，似乎是一种神秘的启示。她在竭力回避这种启迪，可又无能为力。她的心猛地剧跳了：难道他憨厚的微笑就是自己爱的寄托和终身的归宿？

她自己也搞不清怎么会冲口而出：“阿根，今天你休息？”

“嗯。”他头也不抬，左手按住被单，右手握住尼龙板刷有力地刷、刷、刷，手臂的青筋暴绽，头上竟冒出一缕缕热气。

“下午你出去？”

“嗯。”手到之处，肥皂沫像喷泉一样飞溅。

“去约会？”

“嗯。不，我没有女朋友……”他直起了身体，喘了一口粗气，难为情地咕哝一句，活像一个犯了错误的大孩子。

这一句表白，对于玲玲来说，不啻是一声春雷。她接口又问：“你骗人？”

“我……从来不说假话。”

“那你老实交代，下午到哪儿去？”

“上花鸟市场去看人家讨价还价。”

“喂，我有两张电影票，你去哦？”

“我？”他吃惊地瞪大眼睛，仰起头，半晌说不出话来，肥皂水顺着他的手臂滴到新换上的裤子上也不知道。

其实，玲玲根本就没有电影票，她之所以信口开河地说话，完全掂量到彼此之间的处境：他虽说有个家，却等于没有家；她虽说没有家，却等于有两个家，奶奶宠得她像位骄傲的公主，父母也牵肠挂肚地惦念她。她比他有的是数之不尽的优势！

她见到他这副受宠若惊的神态，满意地笑了：“嘻嘻，发神经了？盯着我看做啥？”

“你真的……跟我看电影？”阿根半天才回过神来。

“不肯？”她丢给他一个妩媚的眼风。

“肯！肯！”他一个转身，将欢乐全发泄到板刷上，“唰”的一声，因用力过度，板刷竟将旧床单拉开了一道口子。

下午的电影并没有给爱情增添多大的色彩，散场后的谈情说爱却充满了传奇趣味。

走出电影院，阿根讷讷了半天，才斗胆地问：“玲玲，我们就这样回去啦？”

玲玲奇怪地望了他一眼，反问：“你准备请我吃晚饭？”

“只要你肯，我什么都愿意！”

“好，我们上国际饭店好好地开开眼界。你可不能手抖哪！一顿三百元。”她有意吓唬他。

阿根的确经不起恐吓，眼珠子马上变得定定的，说：“这……我们改一改好吗？到小一点的饭店……”

“哼，‘小儿科’。算了，买两碗阳春面来骗骗肚皮吧！”

阿根不高兴了：“你在作弄我吧？”

“木头！替你节约几铜还不好？你口袋里会有多少钱？充其量也只有一张‘黄鱼头’。嘿嘿……”

被玲玲猜中了，阿根每个月的零花钱确实只有五元钱。他憨厚地说：“玲玲，我们从小在一条弄堂里住，什么也瞒不住你。不过，我能吃苦，每天一碗咸菜汤，我也会过得快快乐乐。”

话送到了点子上。

玲玲老练地说：“没铜钿怕啥，靠两只手去赚呗！我……只要人老实。”

阿根结结巴巴地表示：“对对，我……好比你两用衫上的一粒纽扣，一切都听你的，好……吗？”

“哼，我又不是你后娘。”玲玲听了正中下怀，便抿嘴粲然一笑。

一般的少女，对爱情有着过高的憧憬，幻想中的爱人像水雾里的影子，是超现实的、朦胧的、空中楼阁式的。但玲玲的精明处，正是她能正视客观，面对自我，讲究实惠。

她直截了当地提出：“对于你将来要办的婚事，那个后娘准备拿出多少？”

“我不知道。”

“你每月的工资都上缴？”

“嗯。只留五元零用。”

“好吧！下个月开始，你的工资由我来保管。”

“这……”

“怕了？”

“不。”阿根胆怯地望着她。

玲玲双颊如火，眼睛里闪出烧灼般的热情，大胆地、执拗地、毫无顾忌地喷射给他。这眼光就像一把火，烧毁了阿根所有的顾忌。他提醒她：“我那个后娘凶呵，吵起架来舌头打滚，可以三天三夜不喝水。”

“哼，怕啥？她要跟我斗法，我马上到派出所去告她是个女赌棍，老赌棍！”

“这样不是要一刀两断了吗？”阿根苦恼地问。

“喂，你要老娘还是要新娘？”玲玲停住了脚步，目光如炬地审视。

“我……”

“你刚才讲的话是不是放屁？”玲玲一扭身，拔腿就走。

“玲玲！”阿根慌得追上去，忙不迭地说，“我听你的不就是了么？”

就这一个夜晚，他俩将什么都谈清了，爱情在临别时出现了喜剧性的定格：在玲玲的暗示下，阿根斗胆把她拉向了怀里，俯下头去，将自己火烫的嘴唇紧贴在她的眼皮上，吻得她一动也不动。然后，他的唇滑了下去，沿着她那光滑的面颊，一直落到她同样渴求爱的柔软的唇上。

时间有片刻的停驻。

他俩紧紧地贴着，彼此都感到对方如痴如醉的呼吸声，如梦似幻，不能自持。

从此，阿根完全倒向玲玲，后娘见他的工资再也流不进自己的腰包，立刻兴师问罪，要同玲玲拚命。玲玲不动声色，用两个指头点住她，说：“你不要困扁了头，不看一看我是不是一块嫩豆腐？老实告诉你，去摸一摸自己屁股后面的狐狸尾巴长不长！”

“我有啥咯尾巴？”阿根的后娘拍手拍脚地扑上来。

玲玲冷冷一笑，从口袋里摸出一本黑封面小练习本，在雌老虎面前抖了抖，一字一顿地说：“全记在上面，有你每次出去叔麻将的时间！”

后娘一下子僵住了。

“我读几条给你听听。”玲玲翻开一页，其实本子里记的是她的收支帐，但她如数家珍，琅琅上口地宣布，“七月十一，你在小阿姨家叔通宵麻将；七月十六，你躲在家里又叔了四个小时，输赢一百元……嘿嘿，你再凶再吵，我就将这本阎王帐送到公安局，让他们抓你进去吃老钵头饭！”

阿根躲在玲玲的阁楼上，从地板缝往楼下张望，只见后娘煞白着脸，只会噎气抖手。最后，她蹬着脚，恶骂道：

“好！好！一刀两断。从今以后，阿根这个灰孙子再也不许迈进我的房门。”

“可以。现在，请你滚出去！”玲玲一下子变了神色，铁青了脸，厉声命令。

后娘溃不成军，阿根从此名正言顺地住进了玲玲的小阁楼。

他俩就像两只雄心勃勃的蜘蛛，拚命地编织自己幸福之网，连喘气的空隙都没有。结婚时，一切从简，婚后却十分